

## 米缸的变迁

文/李小兵



有一段童年的记忆，总在我的脑海中抹去不了。

当年，我六七岁吧，生产队里正在稻场上分山芋。母亲将分到的两捆带山芋准备挑回家，我却挡住了母亲的去路，哭着喊着：“妈妈！我不需要山芋，我不要山芋！我要稻子！”社员们都停了下来，静静地听着我的哭喊。母亲生气地放下肩上的担子，用手轻轻地打了我一巴掌，接着，抱着我就哭了起来。

那时，我家就四个，父亲一个人远在外地工作，就我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。当时，生产队吃饭是按照工分计算，也称为工分粮。一个男壮劳动力一天拉风车也就 10 分工，妇女最多 7 分工。别人家劳力多，工分就多，分配的工分粮当然也就多。我们姐弟小，不能参加生产队里劳动，但吃口却不少。母亲把自己当一个男劳力来对待，但一年下来，工分却少得可怜。工分粮总在生产队里垫底。称口粮时，我很少有稻谷，平时只好瓜蔓代。山芋就成了我们家的主打口粮。早上是金山芋，中午是黑山芋，晚上是山芋饭。天天山芋唱主角，胃特别的痛得难受，就连放屁，也是臭气熏天。

家中口粮少，母亲却特别地重视家中有一个米缸。这个米缸高四五尺，上下横梁能容成年人一大步跨。没有盖，母亲请木匠做了一个松树板的木盖。米缸不是放在厨房，母亲特意地将米缸放在她睡觉的房间的床前。家中大门与其它房间，母亲都不上锁，唯独地将这个放米缸的房间上了锁。

悠悠几年过去，粮食市场放开了，粮票成了古董，一次买米也用不了许多了，米桶便换成一个小型塑料桶。一次最多就买二十斤米，够全家人一个月。如今，生活水平好了，吃米吃得多，吃米吃得少，一个月 10 斤米，还分几次买，到超市要什么来有什么来，不说东北大米，就是泰国香米、台湾糙米，应有尽有，家里的米缸，米桶统统下了岗。

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十多年了。母亲用过的米缸，哥哥家一直再用。这次回到家乡，看到母亲用过的米缸，摆在哥哥新落成的院子里。那胖胖的米缸，蓄满了水，水里养了几只荷花。夏日的荷花格外妖娆，把整个院子点得生机盎然。我问哥哥：“你家吃米不要求如归？”哥哥说：“现在农村谁家还用米缸，吃米都不像城里人一样，现磨现吃！”

回城时，哥哥问我需要带点什么。我说，有没有山芋？哥哥笑了：“你不是从小山芋吃饱了吗？”说完之后，嫂嫂已经把蛇皮袋装满了山芋，放在我回城的车子上。

回到家，倒出山芋，有红薯，有白薯，有紫薯，缤纷得像当今的多姿生活！

## 父亲的草鞋

文/欧正中



我的家乡在大巴山深处。记得小时候，经常看见家乡的成年男子们穿着草鞋爬坡下坎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。草鞋陪着故乡的男人们走过冬夏，迎来春秋。

我的父亲也有这样的草鞋。他时常穿着它挖地除草、种庄稼、收割粮食、挑煤炭、交公粮……那新草鞋被劳苦的日子磨得破旧不堪，父亲似乎都还舍不得扔掉，直到穿得地上的石子实在太硌脚，父亲才会把草鞋有些不舍地放在房屋的一角。

父亲本来是不会编织草鞋的。可能经常被穷苦的日子折磨得焦头烂额，所以，有时候，他忙得几乎没有时间为自己编织一双新草鞋。

只有到冬季闲下来时，父亲才会想到该为自己编织一双草鞋了。父亲找来木棒，爬到木楼上，把收割时精心挑选的稻草、麦穗拿下来，一根一根用剪刀修整顶部，修剪整齐后，父亲会拿上一大把，在光滑的石板上轻轻地

不断地拍打，直至每根稻秆都变得柔软。如果有破裂、断杆现象，父亲会把它们挑出来扔一边。当把所有的稻秆都拍打好之后，父亲便开始了他的编织工作。

也许是父亲手艺高超吧。只要把草鞋的长宽固定下来后，父亲编织起来总是那么顺手。那一根根柔软的稻秆，在父亲的手下，似乎有了生命，有了力度。父亲总是把每一个接头都巧妙地隐藏在鞋底，让整个鞋面看起来紧密结实、平整光滑。

当父亲把草鞋编好后，他会拿起新草鞋在阳光下观看半天。然后才会穿上新草鞋在房前屋后走走，不知父亲是在检验鞋的质量，还是在感受鞋是否合脚。总之，那些天父亲喜悦的心情是写在脸上的。就好像那双新鞋是父亲忙碌了一年后给自己的奖赏。

我的家乡是全国著名的丝麻之乡，那时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丝麻。父亲每年都会把等级低的不好的丝麻留下编制草鞋。用麻丝编织草鞋要更费工夫。它需要用双手把麻丝搓成一根粗细均匀，然后将其编成。麻丝板非常细，不怕水泡。用它编织的草鞋经久耐穿。那段时间，父亲总是忙碌到深夜，直到编好成好几双草鞋，父亲才会停下手歇一歇。

这些麻丝草鞋，父亲似乎从来都会不停地留下给自己穿。他总会挑选一个空闲日子，用竹棒挑着鞋，到街上去卖。父亲用卖鞋的钱换来一些油盐等生活用品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，那曾经的草鞋也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，成了记忆中一道永恒的风景。

从家到单位，一千多米的距离。平常，走这一段路，慢则十一二分钟，快则五六分钟。若是健步如飞，只消三四分钟，便可抵达。

初到这里应聘时，走东西南北，都有时候忘分不清是，住完饭店，上班第一天，从家里到单位，便把路走，忐忑不安地走了近二十分钟。

走得多了，走得久了，路，就像皱纹一样，被时间悄悄地镌刻在心里。熟处自如。就是闭着眼睛，也能分毫不差地走回家去，或者，走到单位去。

没有早速的时候，早晨，就轻松从容很多。穿过马路，走过桥。偶尔，会扭头看看桥下翻腾波光的水。春天的时候，看到春水荡漾，不自觉地，就想起朱熹《泛舟游感》里的句子：“昨夜江边春水生，艨艟巨舰一毛轻。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”

春水生长，那些搁浅了多日的笨重船舰，也终于不再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孤独了。有了水，船舰自然就可以轻松运行。

再细想呢，好像一个人的精神成长，能力成长，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只有汇聚江河的容量，有澎湃的底气，才能承载和担负起生命赋予的使命。

这，像极了曾经流行一度的话：不要去羡慕一座花园的美丽。用美丽的那段时间来精选花种，然后播种。迟早，都会有一片姹紫嫣红，惊艳了你的世界。

这，也像是同事的朋友圈动态：不要去羡慕一匹马的美丽。用追赶一匹马的时间和精力，去种草吧。到那时，就会有更多的马，闻香而来向你嬉闹挑选。

走上桥，有时，也会想起他。想起他的“伤心桥下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。”时光不动声色地就

## 小巷深深



长长的发辫飘浮在空中，摇曳稍落，然后便在一尘土中。于是就记住了小巷了。

外婆家住在那座小城。我童年的时光在那里度过。从小生活在那条深深的巷子里。对小巷的记忆便是对小城的记忆了。在童年的印象里，小巷像奶奶用米浆糊起来的牌子一样美。

那是江南的一座小城，城不大，但清秀明丽，如一弯月儿温润地从水里捞出来，漂亮地挂在眼前。若小城是一幅静美的图画，小巷便是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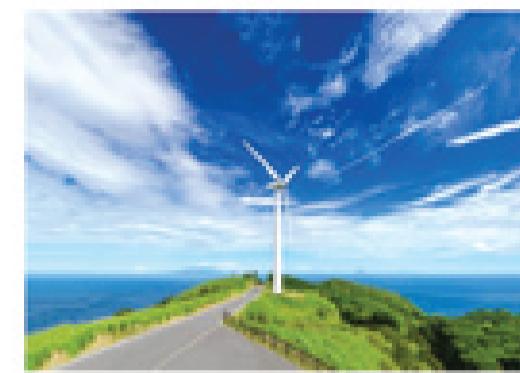
文里最为恰当的措词了。小巷探头探出，可总是不肯走出来，像一个忧愁的女子，羞羞答答在自家门口张望一下，又马上躲进深闺。小巷幽幽，雅静，在小城住久了，和小巷混熟了，才能触碰到小巷悠然的风度。

从繁华的大街走进小巷，像从现实走进了历史，思想也从激流进入缓流，朴然而来的是一种过往的回味。古香古韵的感觉，一下子就会涌上来。

小巷幽深，欲穿越它，须有一定的耐心。慢慢

## 春来路上风景多

文/周丽晶



分离了很多人事，也印刻了诸多情感的石碑。春水年年，春花岁岁，了无痕迹。就是路上踩过的脚印，随风散去。

可是，埋藏在心底的情愫，永远都分泌着狂盛的荷尔蒙，总会在漫不经心的一颦一笑间，让生命连同回忆，重返十八岁。

顺着路再往前走，两旁有叫不上名字来的树。春去秋来，燕去雁回，可是因为太过匆忙，终究想不起那路旁的树上，曾经吐露过怎样迷人的色彩，散发过怎样淡淡的消息。

有时候，脚会跟着路走。这个时候，路，是规则矩形的图形。也有时候，路会跟着脚走。这个时候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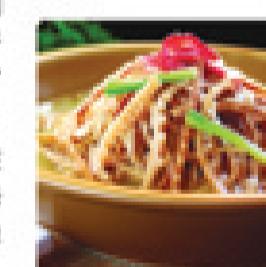
跑入小巷，走得两腿发酸，眼看前面已经到头了，一转弯，仍是艳阳高照。小巷弯弯曲曲，绕来绕去，让人感到它的幽暗，更感到丰富的内涵。看惯了大街的直白，就来这里体验一下小巷深处的美妙吧。

长长的小巷宁静安详。常常是悄悄的、寂寂的。向里面走去，往往你的脚步是小巷唯一的流动。如宁静的黄昏，可以清晰听到自己的足音。你环顾小巷的静谧，连一粒尘埃也不放过。小巷打量着你的新鲜，连一个眼神都看得真切，于是一种微妙的呼应和心与心的交融便漫洒开来。

不离不弃的藤蔓挡在两边，上面的一串串春梦像古朴的屏风。斑驳的苔藓更增添了小巷的凝重与深沉。青苔缠绕的缝隙间，藤蔓轻轻抖动。坚实的青石板，给小巷铺上了一层厚实。门窗上的格子花，在岁月的长廊里给人一种悠久的韵味。微风轻吟，几枝怒放的花朵从墙头颤曳红艳，又是那样的生动和灵秀。

深人小巷，会体味到一种独特的况味。如果你过度劳累，就来小巷走一趟。如果心情烦躁不安，小巷又会让你神情气爽，心境怡然。小巷不是什么名胜，却有着特有的美妙和魅力。

小巷，那个江南小城的小巷，遗去了都市的浮华和喧嚣，花朵一般地放在我的情感世界里。时不时生出一份深邃的怀恋和眷念，于是对小巷的回忆便水一样漫上来。在外婆的呵护中，在小巷的视野里，我的童年被幻化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。小巷便在这画面里开着花，闪耀光。



## 藏在笋干菜里的母爱

文/刘晶

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，还没打开就闻到了一股久违的乡味，果不其然，是一包笋干菜。看着眼前的笋干菜，我的眼睛顿时蒙上了一层薄雾，回忆随之飘向远方。

其实，我是吃着母亲的笋干菜长大的。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，每年春天，春第一出，母亲就开始做笋干菜，制作的原料有两样，一样是芹菜，一样是小笋。早在清明节的二十几天，母亲就会把地里的新鲜芹菜收割回家，放在家里阴干，等芹菜半脱水状态，然后洗净焯水，放在一小缸里，一层盖一层盐。为了让芹菜严实不发霉，在菜上面还压上一块大大的鹅卵石。等到清明节前后，山上的小笋长出来了，母亲会天蒙蒙亮，冒着凉骨的露水去山上挖笋，把小笋剥了壳壳在大灶锅里煮熟，切成半厘米左右的丁，把它腌制熟的芹菜切碎，再把半干的芹菜和笋丁混在一起煮，最好在锅里闷上一个晚上，最后晒干。然后把它放在瓦罐里密封，要吃的时候拿一把泡汤或要吃，可以吃上个一年。

我们小的时候，农村里穷，一日三餐菜肴单一，所有的菜都是自己家里种的。有时蔬菜长到季节时，笋干菜就成了我们饭桌上最常见的菜，油汤，咸菜，或者和其它如马铃薯、南瓜等菜一起烧，如果能在笋干菜上放几片腊肉蒸着吃，那就是我们最奢侈的美味啦！我们有时嘴馋，偷偷从我妹妹那一把笋干菜放在碗里，当零食吃。有时，我们精神不济胃口不开时，母亲会在晚上一瓣笋干菜汤，我们喝下后，顿时神清气爽，胃口大开。

而最让我难忘的是笋干菜伴我度过了艰

难，是母亲愧疚的心情。

山高水长，疑无路。柳暗花明，又一村。这样的路，常常会带来意外的惊喜。

小路，穿过小小的公园。春夏秋天，景色越来越好。因为欣赏这一方美景，常常便们作主场，让脚步更多更曲折的路。

那路上，有带着花纹的滑溜溜的鹅卵石，有小时候长在邻居屋檐下的枝红色的花，有翠叶红花的树，有碧绿的石桌和石凳，还有面容慈祥的老人，有笑靥如花的孩童……

风景在路上，原来，这并不是一时假空的话，而是每一个走路人，最真切的体会和抒发。

路，是大地的脉搏，日日夜夜在搏动。路，也是大地的皱纹，深浅浅浅，兜兜转转。有些路，从起点出发，早晚都能到达终点。有些路，走着走着，就迷失了方向，而不得不戛然而止。还有一些路，没走多远，就左右徘徊，瞻前顾后，于是，就有了那么多分歧的美丽。

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路。路，是勇气的探寻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。父母去，人生只剩下归途。路，是我们血浓于水的一生缠绵。

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。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，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，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。路的走向，也是我们一生的走向。

人生若是一条路，就用爱和善良做种，播撒于道旁两旁。随时开花，随时落叶。悲欢交集之间，有泪可落，也不是悲凉。

## 人生路上 不要走失自己

文/张春波



世界上没有路，在你没有迈出自己的步伐之前，太多的路都是别人的。你走也许走不通，就是走通了那也不是你的路。“明路好走，暗路难行”，如果贪念太多，康庄大道上也可能误入歧途，这样的人生经不起几次折腾。

人生路漫漫，我们可以失去一切，但不能忘记初心，不能在奔波中迷失自己。或许，我们在浊浪红尘中需要两双慧眼：一双去寻找通向自己梦想的路，一双去警醒路上的自己不要走失。

独步的沧桑，坎坷艰辛，不免凄苦寒酸，几经挣扎，几多悲凉几多愁，纵有调整壮志雄心，也唯恐酒醉风，无奈的怅惘在心中弥漫。伫立在楚路口，寻梦者怀疑自己的初航，甚至动摇开始的选择。压抑许久的重负使自己在唯恐中渐渐少了挑战的锐气，却多了犹豫困惑的踟蹰。

自己的路，是世上最难走的路。不少的人常常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开始不相信自己，放松自己的企盼，失望之下听天由命，颓废之中随波逐流，曾经高傲的自信被内心嘲以自慰。于是，走着走着，便被撞到一片世俗的喧嚣里，就这样走失了自己。人生总是始料不及，也许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无意之中，也许这一切发生了阳光依然明媚空气依然清新，但对于你，这就是巨大的悲哀和不幸，你可是在异常绝境的地方亲手把自己扼杀了路啊！要看清自己，不要轻看自己，不然，人生路上自己要走失。

这个世界，诱惑太多，我们难免眼花，心也随之躁动，全身飘渺然，整天释放着虚浮的热情，无时不在挥霍着虚浮的虚荣。人生路上，行稳致远，太快了就会丢失灵魂。有的人，也在忙碌，也很辛苦，汗水中却不能沉淀出思想的深刻，沉静中却不见智慧的灵光，昂首看不到灵魂的教诲，低头听到的心音也丝毫品不出圣洁的意味。原来，所谓的“忙碌”与“辛苦”只是在折腾，在“游戏人生”中开心，自己的满足竟是空空的一无所有，醉生梦死能青春长驻，而濒危绝望却指手画脚自以为是。说是寻一条活路，为什么脚下的土地却孕育不了希望，因为你在红尘中走失了自己。

警惕别人，常常是想吓别人对自己的伤害，这不免有失君子风范；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，则是不自觉中把自己陷倒，这才是十足的庸人之态。对自己多些警惕，才会时时保持一份清醒，在奋斗的路上永葆一份激情和执着，走稳、走实，走好自己的“长征路”。

简单的行囊，厚重的渴望，在欲望中穿梭，人来人往，擦肩而过陌生，总想寻一方精神的家园，与自己相遇，圆一个前世未了的梦，这就注定旅途的艰难，然而，那却是最美的等待。人生路上，不要走失，让灵魂与自己对话，为寓身边的市侩，漠视名利的追逐，摒弃淡然，梦亦淡然。